

卧龙生精品系列之八

还情剑





还
情
剑
一

卧龙生精品系列之八

《卧龙生精品系列》(包括《还情剑》等八种)
系美国宋氏企业公司(SUNG ENTERPRISE)
所属台湾真善美出版社独家授权出版。

卧龙生精品系列之八

还 情 剑

(全三册)

卧龙生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25.375 插页 12 字数 676,000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01—25,000

ISBN 7-5325-2078-1

I·1073 定价: 48.80 元

严禁侵权 违者必究

前言

章培恒

在一般观念中,武侠小说是通俗文学的一种。它虽然拥有众多的读者,却常遭到某些人的轻视。前一段时期,严家炎先生对金庸武侠小说说了些并不过分的赞扬话,就被某先生骂了一通。这位先生不只是针对金庸作品本身,而是把武侠小说从整体上加以否定。但据他自述,他并没有看过武侠小说,今后也不准备看。这实在不能不使我奇怪:连武侠小说都未读过的人也可以毫无惭怍地写文章彻底否定武侠小说,而且这样的文章竟能见诸报端,莫非正如有些轻视文科的朋友所说,搞文科是用不到科学依据的么?自然,要为任何稀奇古怪的事情寻找辩护的“理由”总是可以找到的,据说:写文章反对抽鸦片的人不必抽过鸦片,写文章反对嫖妓的人不必自己嫖过妓,所以,某先生之不读武侠小说,正是理所当然。这“理由”确实令人佩服,不过,从这类比中人们也就可以理解:在某些先生眼里,武侠小说原来是跟娼妓、鸦片一样的东西,反对者根本不应该去接触它们。——倘非如此,哪个写文艺批评的人敢于公开承认其并未读过那些被他自己所否定的作品呢?

不过,对鸦片和娼妓制度的危害,人们已有共识,至于武侠小说的优劣问题,却还有待于进一步讨论。严格说来,以前的反对武侠小说的人并没有对武侠小说之应予否定举出过充足的理由,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武侠小说本身的进化,这些理由在今天已经不能成立。

换言之，在今天而要彻底否定武侠小说，必须提出新的、站得住的证据来，而这就必须对武侠小说——尤其是新派武侠小说——进行认真的考察。否则便只能重复陈说甚或制造新的笑柄。例如上文提及的某先生，竟以韩非子所说“侠以武犯禁”的话作为其否定武侠小说的论据之一，殊不知不少武侠小说并不“犯禁”，有些甚至是以捉强盗或凶手为其主要内容的，远者如白羽的《十二金钱镖》，近者如温瑞安的“四大名捕”系列；目前正在《新民晚报》连载的卧龙生的《梦幻之刀》，就其已发表的部分看来也属于这一类。我并不是说这类内容的作品就是好作品，只不过说不看武侠小说而要写文章反对武侠小说是难免闹笑话的，这与未曾吸毒、嫖妓者不妨作文反对吸毒、嫖妓的事到底有所不同。

然而，眼下的否定武侠小说者虽然举不出像样的理由，武侠小说在今天仍受到一些人的轻视却是事实。所以，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即将出版《卧龙生精品系列》的时候，简单地谈一谈武侠小说的价值还是必要的。

跟其他的一切通俗文学作品一样，武侠小说的主要价值在于供人消遣——或者称为娱乐。它在以前之遭某些人鄙弃，其重要原因也即在此。在他们看来，文学是崇高的事业，供人消遣、娱乐的东西岂不是对于文学的亵渎？不过，在我想来，人活在世上固然需要工作、学习、接受教育、不断提高自己，但也需要休息、娱乐。只有前者而没有后者，人是受不了的。连伟大的鲁迅都曾说过：“有人说我应该拼命去革命，我自然不敢不以为然，但如叫我静静地坐下，调给我一杯罐头牛奶喝，我往往更感激。”（《三闲集·在钟楼上》）

在休息时，喝罐头牛奶或别的什么牛奶固是一法，但总不能老喝牛奶，于是唱歌、跳舞、饮酒、品茶、聊天、看消遣性的作品等等，也就成了人们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凡是能满足人的休息、娱乐的要求而又对人有益的，自然很好，即使无益甚或有些轻微的不利影响的，也无不可。京剧在今天已经被推崇为“高雅艺术”了，但其真正能陶冶人的情操使之提高的剧目又有多少？《玉堂春》中的《三堂会审》在

京剧里绝不算坏戏，至少属于中流，但即使是能够欣赏京剧的观众在看这出戏时，除了觉得女演员的唱腔好听，两位陪审的官员出巡按大人王景隆的洋相颇为好玩以外，还有别的什么收获呢？倘再深一步想，不免会使人不安。剧中的女主角玉堂春被诬陷为谋杀亲夫，即将处死；在这次审问中若再不能获得昭雪，那就只好冤沉海底。她当时内心的痛苦和焦灼可想而知。但陪审官员不去审问其所谓“谋杀亲夫”的真伪，却要她具体交代以前当妓女时的“苟且之事”，借此来捉弄巡按大人——她当妓女时的情人。于是陪审官员兴高采烈地问，玉堂春被迫跪在下面慢慢地唱，观众则愉悦地欣赏她那曼妙的歌声，有时微笑，有时喝采。这实在有些把快乐建筑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上的味道，对培养人的高尚情操不见得有利。但人们并不责备这出戏，它在目前似乎还成了京剧的经典作品之一。为什么呢？就因为它给人带来轻松愉快，满足了人们休息、娱乐的要求。

我想，通俗文学的基本价值就在于此。那绝不意味着它的可鄙；恰恰相反，它完全应该受到人们的尊重。人有享乐的权利，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肯定过的原则（见《神圣家族》）。所以，为满足人的享乐要求的任何努力（只要这种享乐本身并不是对别人的残害或对享乐者自身的明显残害*）都是有益于人类的行为，即使它在很长时期里都只能供少数人享用。例如中国源远流长的饮食文化，其精粹部分在旧时代原是供剥削阶级——统治阶级享受的，一般人民哪里能吃到这样精美的食品？但从古代传下来的饮食文化仍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从这里也就可以看出，供人享乐之用的文化绝不应被斥为低级的文化。如果说这样的文化也有高低之分，那是由其本身的水平所决定的。也举一个例子在这里：服装文化与饮食文化在性质上是相同的，但我国古代的服装文化并不发达，因此，我们今天可以把饮食文化作为文化的瑰宝，服装文化却只能退避三舍。

由此说来，通俗文学本不应遭受轻视，但为什么以前的人们——甚至有些进步的文学家——却要对它加以鄙弃呢？这是因为，中国占

* 前者如娼妓制度，后者如吸毒。

据主流地位的传统观念是歧视享乐的，不仅认为享乐一事对人生并无多大意义，并常常把它作为有可能带来不良后果的行为。从而对于那些供享乐之用的文化，或者力图使它成为政治、伦理的工具，或者加以限制。前者如音乐，那本是给人们提供精神享受的，但却被当作教化的工具，据说，受了好的音乐的熏陶，“君子”——上层阶级——就能“爱人”，“小人”——一般人民——就“易使”，也即能够驯顺地接受“君子”的支配（见《论语·阳货》）。与此相应，那些不具有“爱人”、“易使”作用而仅仅供人享乐的音乐就被视为“靡靡之音”而受到排斥。后者如饮酒，那是无法让它为教化服务的，便规定了在公众场合饮酒的种种繁琐的礼节，使人们不能开怀畅饮；《仪礼》的《乡饮酒礼》一篇就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正因为对享乐采取这样的态度，所以对一切仅仅供享乐之用的文化都加以轻视；在旧社会，通俗文学家和厨师的地位都很低，其原因也即在此。五四以后，有些进步文学家由于不能完全摆脱上述传统观念的影响，对通俗文学就继续采取那样的态度。

其实，轻视通俗文学的看法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更与文学发展的历史背道而驰。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是我国的所谓“一代之文学”，没有了它们，中国文学史就将黯然失色。然而，词在初起时固然是类似今天的流行歌曲性质的东西，就是宋代的著名作品，有许多也是供歌女在人们饮酒时歌唱的。元杂剧和明、清小说更是当时货真价实的通俗文艺。尽管今天的有些研究者把《红楼梦》说得天上少有，地下无双，但孙楷第先生编《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时把它与《水浒传》、《儒林外史》等全部包括在内。

现在，可以说到武侠小说了。作为通俗文学的武侠小说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受到一些新文学家批判时，所举出来的论据主要有三项：一、小说里有许多荒诞迷信的内容；二、宣扬封建道德；三、作品虽也写到了统治者对人民的迫害，但人民在受迫害时有侠士来救护，从而起到了在人民中散布幻想、麻痹革命意志的作用。其中的第三项以或在当时是事实，在今天却已不成问题。因为在我们今天的社会

里已没有反动的统治者而只有人民公仆，纵然还有少数干部违法乱纪，但人民的任务是向党和政府的有关机关申诉、举报，绝不能自己胡来。倘若武侠小说写到人民受迫害时就强调人民必须起来革命，今天的有些读者如果觉悟不高，分不清旧社会的统治者和新社会的人民公仆的区别，盲目模仿起来，反而要产生副作用了。所以上文提到的某先生如今以“侠以武犯禁”的说法为依据来批判武侠小说，实在是有见地的；因为我们今天如果看到社会上还有什么不平的现象就模仿武侠小说中的侠士，自己去杀人或救人，那岂不破坏了社会秩序？但好在今天的读者经过长期思想教育，已不至于蠢到如此，纵或有这样的蠢人，也没有力量干那样的事；而且武侠小说*——特别是新派武侠小说——中这样的内容并不多，所以，关于此点就无需担心了。

至于第一、二项，在以后的武侠小说中已经不断改进。这种改进的历程，在曹亦冰、韦放合写的《中国武侠小说简史》（收于萧之尊等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武侠小说大观》）中已作了较细致的叙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尽管今天的武侠小说中仍然不乏低劣之作，但一般说来，杰出的新派武侠小说不但不宣扬封建道德，而且在批判封建道德方面成绩显著。例如，当某些打着“新文学杰作”的招牌的小说正在起劲地宣传个人崇拜时，金庸的《笑傲江湖》和《鹿鼎记》却对个人崇拜作了辛辣的讽刺、无情的鞭笞。当然，即使是金庸等人的新派武侠小说所写的武功仍有不少匪夷所思之处，但那也已经不是荒诞的飞剑、法宝之类，倒跟我们今天某些人大肆渲染的“人体特异功能”、“气功”相通。所不同的是，那些人力图使人们相信此类东西都是真实的，金庸先生一类新派武侠小说作家则是说来好玩而已。只要读者不把它们跟所谓“人体特异功能”之类的“理论”联系起来，就不妨作为“成人的童话”来欣赏。

* 我这里是指严格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即辛亥革命以后出现的写武侠的小说；这以前的像《三侠五义》之类的作品，按照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的分类，都不属于武侠小说。

总之,今天的新派武侠小说大抵具有情节曲折、紧张生动、富于悬念等特点;有些虽不免含有毒素,但属于无害或基本无害的却也不少;其中优秀之作,在人物描写上已颇有成就;属于上乘的例如金庸等的小说,还能对人产生某些启发作用。所以,对新派武侠小说不但不应一笔抹煞,在我看来,还应选择一些较好的予以印行,以满足需要的读者。

说到武侠小说中的好作品,人们自然会想到金庸、古龙、梁羽生三位的创作,那在大陆上似乎都已印过了。但对爱好武侠小说的读者来说,老看他们三位的小说也不免觉得单调,所以还想多看看别的作家的创作。卧龙生是港台武侠作家中资格很老、写过不少受读者赞赏的小说的一位,作品颇具可读性,现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择其创作中的精品汇集印行,想来也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1996年5月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前 言	章培恒 1
一 两败俱伤	1
二 南天一公	10
三 六指逸士	18
四 二十一剑	26
五 幸有此一比	35
六 继承有人	44
七 百佛图风波	52
八 生死各半	60
九 斗智又斗力	69
一〇 洞里乾坤	77
一一 上代恩怨	86
一二 变起仓卒	95
一三 一刀两断	103
一四 伸张正义	111
一五 再闹武馆	120
一六 辛氏客栈	128

一七	钦差被绑	137
一八	箭在弦上	145
一九	先礼后兵	153
二〇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162
二一	香闺藏身	171
二二	宁死不辱	178
二三	武林第一夫人	187
二四	斗室麀兵	196
二五	薄命弱女断肠花	204
二六	天鹏三十六招	213
二七	芦苇丛中好藏身	222
二八	舟中疗伤	231
二九	儿女情怀	239
三〇	拿妖捉怪	248
三一	捉拿芝仙	257
三二	解围杀敌	265
三三	侠盗之间	274
三四	威胁利诱	282
三五	见者有份	291
三六	我为仙芝	301
三七	不欢而散	309
三八	先知先觉	317
三九	欺世盗名	325
四〇	仇人相见	332
四一	薇花夫人	340
四二	峰回路转	348
四三	擒贼先擒王	356
四四	人无信不立	365
四五	江边演捉放	373

四六	行舟江上	381
四七	盱衡大局	389
四八	红粉知己	398
四九	和平相处	406
五〇	谈虎色变	414
五一	养毒自卫	421
五二	焚书求吉	430
五三	江上鏖兵	438
五四	同命鸳鸯	448
五五	水上捉放	458
五六	英雄相惜	466
五七	公义私仇	475
五八	硬闯少林寺	483
五九	单剑过三关	492
六〇	我自江湖来	502
六一	妇人之见	510
六二	冤家路窄	518
六三	宁死不屈	527
六四	挟恩求报	535
六五	铩羽而归	544
六六	大敌当前	554
六七	入林拒敌	562
六八	九幽鬼哭	572
六九	被获遭擒	581
七〇	为救檀郎入毒门	589
七一	恩怨同车	598
七二	八方风雨会金陵	606
七三	毅然释俘	614
七四	直入虎穴	623

七五	擒贼擒王	632
七六	石牢风云	641
七七	换心密室	650
七八	魔剑重振	658
七九	魔剑喋血	668
八〇	白发红颜	677
八一	两老相拼	685
八二	水火相济	696
八三	拼命保命	705
八四	先杀五剑	715
八五	大开杀戒	726
八六	释俘罢战	735
八七	再决胜负	747
八八	未战先逃	756
八九	至死不悟	765
九〇	一剑还情	776

真善美重现江湖(代后记)	宋德令 789
--------------------	---------

一 两败俱伤

娟儿目光转到韩公子的脸上，道：“韩公子，你既非和谭药师同道来此，想来不会帮他忙了？”

韩公子道：“这外面有他的埋伏。”

娟儿道：“知道了。我想问公子，是否肯离开此地？”

韩公子道：“如是在下不离开，姑娘准备如何？”

娟儿道：“那只好连公子一起对付了。”

李寒秋道：“在下久闻韩公子武功高强，极愿讨教。”

韩公子道：“李兄不用急，咱们总会有碰上的一日。”

李寒秋道：“那又何不趁现在呢？”

韩公子道：“看来，诸位是存心要拚一下了？”

娟儿冷笑一声，道：“看来，你和那谭药师早已勾结一起……”

韩公子摇摇头，道：“娟姑娘该知我为人，在下从来不说谎言。”

李寒秋左手伸动，点了谭药师数处穴道：“韩公子，咱们今日定要见个高低，不分胜败，不许住手。”缓步直对韩公子逼了过来。

韩公子道：“李兄苦苦相逼，看来似是有胜我的把握？”

李寒秋道：“谭药师和娟姑娘，由他们自己解决，咱们到室外一分生死。”

韩公子不理睬李寒秋，目光却望着娟儿道：“娟姑娘，李兄这般苦苦相逼，在下只好答应了。”

娟儿怔了一怔，道：“李兄，不要逼他应战，咱们要从长计议……”

李寒秋接道：“谭药师已无反抗之能，在下和韩公子的事，不劳费心。”大步向外行去。

韩公子随在身后，走了出去。

娟儿看两人出了室门，低声对雷飞说道：“要他小心那韩公子的暗器。”

雷飞点点头，行出室门。

娟儿望了谭药师一眼，道：“现在，不论我如何对付你，你都无法反抗，也无人看到。”

谭药师表面之上虽然维持了镇静，但他内心之中，却是充满着惊震，生恐娟儿当真的施下毒手。

娟儿扬起兵刃，道：“谭药师，你别无选择，除了答覆我的问题之外，只有皮肉受苦。”

谭药师道：“姑娘……”

娟儿冷冷接道：“不要想说服我，你不肯答覆我的问话，第一步，我先割下你的鼻子。”

语声微微一顿，道：“我爷爷是否活在世上？”

谭药师还真的不敢不答，当下说道：“令祖还活在世上。”

娟儿道：“他现在何处？”

谭药师道：“就在你们住处附近。”

娟儿一怔道：“就在附近？”

谭药师道：“不错。”

娟儿道：“在哪儿，距此多远？”

谭药师道：“那地方原本没有名字，我替它起了一个名字，叫作‘无忧石室’，距这里不过十里左右。”

娟儿道：“讲的是实话么？”

谭药师道：“句句真实。”

娟儿道：“讲一句谎话，我就挖你一只眼睛，我要去那里查看。”

谭药师道：“那你如何能找到那地方呢？”

娟儿道：“那要如何才能找到？”

谭药师道：“要在下带路才成。”

娟儿略一沉吟，道：“咱们几时动身？”

谭药师道：“悉凭姑娘之意。”

娟儿收回手中兵刃，道：“有一桩事，我一直不明白，你和我爷爷本是很要好的朋友，但你为什么要害他？”

谭药师道：“我要害他，他早已死去多时，哪里还能活到现在。”

娟儿接道：“你不是害他，为什么找人假冒他，使我们一直蒙在鼓中？”

谭药师道：“令祖未死，你见他之面，问他就是。”

娟儿知晓了爷爷未死，心中陡然放宽了甚多，担心起李寒秋和韩公子一场生死的搏斗，当下说道：“我有事离此一刻工夫，要点你晕穴才成。”

谭药师道：“你可是去看那李寒秋和韩公子的搏斗么？”

娟儿道：“怎么样？”

谭药师道：“韩公子聪明得很，只怕他不会和李寒秋动手。”

娟儿一扬手，又点了谭药师两处穴道，道：“你功力深厚，是定然能自行解穴，因此我不得不早作准备。我去过回来，咱们去找爷爷，如果你讲的是瞎话，有得你苦头好吃。”转身向外行去。

只见李寒秋和韩公子在室外对峙而立，都已经亮出兵刃。

李寒秋是一柄长剑。

韩公子却是一支金笔，和一把寒光闪烁的短剑。

雷飞站在一侧观战。

娟儿缓步行到雷飞身侧，低声说道：“韩公子武功不弱，这一战很难料谁胜谁败，不知李兄何以非要坚持这一战不可？”

雷飞道：“他要报父母大仇，但人人都说这位韩公子如何了不得，他早把他看成了阻拦他报仇的障碍。今日有此机会，自要除他而后快。”

娟儿道：“李兄未必能胜韩公子啊！”

雷飞轻轻咳了一声，道：“如是两人只凭武功动手，李兄弟必胜无疑。”

娟儿道：“两个人都以性命相搏，你又要他们如何只能施用武功呢？”语声一顿，接道：“我要你告诉他，防那韩公子的暗器，不知雷兄是否讲过？”

雷飞道：“讲过，我已用传音之术告诉了他。对敌之前，似是不宜再强调那韩公子如何厉害了。”

娟儿也不再多言，横移两步，和雷飞平行而立，看着场中变化。

这时，李寒秋已缓缓举起了手中长剑。

韩公子也把金笔平胸而举，有如用剑一般。

雷飞突然回顾了娟儿一眼，看娟儿站在两尺之外，欲言又止。

原来那韩公子似是以金笔为兵刃之主，右手握笔平举胸前，左手执着的短剑，却斜斜指向地上。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开门式，以雷飞见识的广博，从未见过这种架式。但雷飞凭借经验判断，这起手式，却给人一种亦正亦邪的感觉。

只听李寒秋冷冷说道：“阁下准备好了么？”

韩公子道：“好了，在下久闻‘七绝魔剑’之名了。”

李寒秋道：“好说，好说，阁下可以出手了。”

韩公子道：“李兄先请。”

李寒秋道：“时间宝贵，在下也不和韩公子客气了。”长剑一振，刺了过去。

韩公子短剑一抬，封住门户，架住李寒秋的剑势。

李寒秋长剑一沉，剑芒一闪，长剑斜撩，反向韩公子手腕之上斩去。

韩公子平举胸前的金笔，疾快点出，当的一声，正中李寒秋的金笔。

李寒秋长剑受震，不自禁向下一沉。

原来，那韩公子以短剑诱使李寒秋剑招变化用出，金笔及时反击。